



□ 石国平

东拉河发源于作家路遥的笔下,流淌在每一位读者心里。

东拉河,从文学作品中走来,成为一条现实的河流。

初春的日子,我与两位同行者,踏上了寻找东拉河的旅程。

我们一路前行,进入陕北的沟壑山岭间,不久我们便来到了闻名遐迩的双水村。

双水村本名叫郭家沟,因拍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一下子名扬天下。这个由作家路遥虚构出来的村子,甚至一些人把它当作了“路遥故乡”。

“这是东拉河,那是哭咽河,两条河在桥头相交,所以这个村子才起名为双水村”。那个帮我们指认河流的年轻女子,站在桥头指着下面干涸的河沟向我们介绍。或许怕我们不明白,她又进一步指着远处跟我们讲:“从田家圪崂公路下去,穿过东拉河,再穿过那片枣林中的一条小路,就是哭咽河。”

德志在一旁附和说:“小说里就是这么写的。”他是80后,精读过《平凡的世界》,记性又好,他的车里就放着一套《平凡的世界》。我惊叹于德志和江华两个做企业的人,竟对这部文学作品的每个章节熟悉到这种程度。

我们逐一走过那些小说里的“院落”。似乎,这里真的就是那个双水村,田福堂、孙玉厚、孙少安、贺秀莲们真的就在这些窑洞里居住生活过。

我蓦然明白了,双水村既非完整意义上的王家堡,又非完整意义上的郭家沟,它是一条驻守在作家心灵的双水村,而东拉河与哭咽河也是从作家笔下滋长出的一条属于文学的河流。人们慕名而来,就是在求证一种文学的真实和自我心灵的契合。

我们踏入王家堡时,先是去了路遥故居展览馆,后来我们来到仍在建设中的路遥文学村。当我们寻找路遥小时候居住过的“故居”时,才被告知在纪念馆的公路对面。

当年,农民王玉宽家的窑洞应该属于偏离村中心的地方,它不显山不露水地裹掖在一面土坡的褶皱处,它的下方就是国道。在一座有着几孔窑洞的院落前,果然看到了“路遥故居”标示牌。

旧式窑洞窄小而破旧,窑内土坑还在,只留有几样简陋的旧物件,真不敢相信这里就是诞生了当代著名作家路遥的地方,可它分明就是那个叫王卫国的孩子七岁之前居住过的地方。

德志突发奇想,提出要去看看王家堡的神仙山和哭咽河是什么样子。神仙山和哭咽河,是被路遥植入《平凡的世界》里的一座山和一条河,也是植入每一位读者内心的一座山和一条河。我和江华都觉得德志的想法过于天真,文学作品虚构出来

的东西,怎能当真去考证?德志却坚持说,路遥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家,他笔下的每座山、每条河,绝不会凭空编造出来,他一定会是有所指,我们既然来了王家堡,就应该把一些问题搞清楚弄明白才算不虚此行。

我们再次返回村里,向当地居民问及神仙山和哭咽河时,并没能找到满意的答案。我们心里多少有些遗憾。离开王家堡时,我突然在想:我们苦苦寻觅的作家笔下的那些山、那些河流,不就藏匿在这山岭沟壑间吗?

路遥故居坐落在一条南北走向的沟谷东侧山坡上,它的下方恰好是两条小河的交汇处。这里的地形地貌,似乎更像是《平凡的世界》里描述的双水村的样貌。

路遥把童年和青年时期经历的种种苦难消解为人生的一种难得的财富和体验,从而成为之后文学创作的素材和灵感。在他的文字中,带给读者的永远是战胜苦难的勇气和向上向善的力量,而留给他自己的却是那些隐秘在内心挥之不去的伤痛。路遥对生活过的每一片土地都深怀感恩之情,这也许正是读者喜欢路遥、喜欢《平凡的世界》的根源所在。

当年,路遥一定不止一次在王家堡与郭家沟两个村子间穿行过,那些沟壑间的一草一木都曾目睹过一个孩子的艰辛,也见证过一个青年的期望与失望。人世间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等到苦尽甘来,不是所有接下来的日子都是欢娱与幸福。路遥在作品中为我们虚构出来的那些为生计奔波的人物形象,是路遥自己,更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当作家把人间的酸甜苦辣通过作品呈现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被打动被感染,从小说人物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由此,才会有那么多的人喜欢路遥,喜欢《平凡的世界》。

在《平凡的世界》里,无论少平还是少安,抑或别的文学人物,命运给予了他们磨难,也给予了他们种种期待。少平和少安的命运,差不多就是路遥人生命运的翻版,路遥回馈给这个世界的,除了《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还有那种始终不肯向命运低头的不屈精神。

江华和德志从展览室出来,见我依然坐在碾盘上手托着石碾面朝对面山坡发呆,赶紧给我抓拍了一张照片。后来翻看照片时,竟意外发现照片的背景墙,恰好是用红漆刷写的《平凡的世界》里的开头语。

路遥的作品,很容易勾起我们的乡愁,路遥笔下的乡村,很容易成为有着相似经历的人们共同的故乡。王家堡、马家店、双水村,它们有着惊人的相似之

处,那便是黄土塬上常见的两山夹一沟的地貌特征,有山坡有沟壑,有一条或者几条纵横交错的河流,而且多是一些季节性河流。它们真的像流淌在故乡的那条河。

故乡的河欢快、亲切、缀满故事。

蹲在故乡的河边双手掬一捧清水洗一把脸,那是多么惬意的事!河水里始终驻守着一个自己,当你给河水一个笑脸,河水就会回馈给你一个笑脸。

那曾是多么开心多么快乐的童年啊!

曾经,那些光屁股小孩儿,跑到河边,下河游泳。上学时间到了,孩子们担心被老师和家长发现,不知谁发明的小秘籍,往身上胡乱涂抹一些泥沙,如果再用指甲划身上的皮肤,就划不出白色的划痕了。到了学校,老师果真用手指甲在每一个孩子身上划道道,竟然真的没有出现老师想看到的划痕,于是蒙混过关。也有如法炮制出现失误的时候,便会引来老师罚站或者家长一顿狠揍。

童年,有一条河流作乐也是一种奢侈啊!

一条河流是一个孩子美好的童年啊!河流没有变老,人却变老了。光屁股小孩儿成了驼背的老人,转眼就是一世啊!小时候常听大人们念叨:人这一生,就像磨道里的驴子,不知道转多少圈儿才是个够。

人绕河走,河绕山转,转来转去,原来一个人总也走不出一条河的萦绕。

故乡的河永远驻守在每个人心里。故乡的那条河永远美丽如初。它扎根于每个人的心底,是绕不走的过往,是长不大的自己。

一个人浪迹天涯,终究也要回到故乡,回到童年。原来,我们两天来的追逐,是在追逐过往的自己,是在回眸过去的岁月。也许,我们在意的是那个有着同样苦难童年的路遥,我们追寻的是那个从苦难走向辉煌的作家路遥,我们是在追逐一个年少时未曾了的梦,那个梦从年少时一直做到现在。从童年路遥身上我们寻觅到了自己青春的影子。

在路遥的故乡,我们不约而同地回想起了童年的自己,拣起了自己曾经失落的梦想。我们与其是在寻觅作家的踪迹,不如说是在寻觅自己失落在年少时的一只鞋子。

蹲在东拉河边,久久地凝视着河道里清澈的河水,恍惚里面盛满了从前——从前的自己,从前的岁月,有欢乐,有幸福,有艰辛,更有被涤荡过的不老的青葱岁月。

我们在寻找东拉河时,似乎不约而同地寻觅到了遗忘在自己故乡的那条河。

(本稿件由山西省散文学会长治分会推荐)

鹅屋天生桥

□ 郭安廷

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一个文学采风活动的电话便让我出发啦!路上才知道,行程的目的地是壶关县鹅屋山里的天生桥。

平日里我对鹅屋山多少有些了解,鹅屋虽是山区,却并不孤寂,在它的身上承载着大大小小170多个自然村。过去进出鹅屋山都很难,唯一的通道便是“猫路”。所谓“猫路”,意思是说这条路只有猫才能走过去。此路是一条蜿蜒环绕在悬崖峭壁上的曲折羊肠小径,最宽处也就60厘米,最窄处只有20厘米。攀爬时,常常需要手脚并用,否则稍有不慎就有滚落深涧的危险。

大山的阻隔,使鹅屋人祖祖辈辈困在山里,但也保留了它最本色的世界:湛蓝的天空、清甜的空气、如黛的山峦、葱翠的树木……而这一切融汇在原生态的自然环境里,渗透进淳朴的民俗风情中。

春日里的这个晴天,乡村田野的阡陌里,人们悠然自得地做着自己想做的活;星罗棋布的房子,屋外房上仍然堆放着去年秋收的金黄玉米,还有悬挂着的南瓜、红辣子串等,也可能在他们眼里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都一样的放置,但部分外吸引山外来的眼球。

不知不觉中,车停在了鹅屋山的入口。如今,古老的“猫路”是不需要走了,但要经过一条自然踩出的林荫小道。一路向下,有树木挡在中间,也有巨石横卧其上,但没有一丝人工开发的痕迹。期待与天生桥的相遇中,我开始和路过的当地人打听鹅屋这个名称的由来,结果出人预料的是,我没有听到常听到的那些个猜想的神话传说,一切都是那么朴实自然。鹅屋,说白了就是当地“我屋”的谐音,也就是山里人称这是我的屋子。

三拐两转,手攀脚蹬,再抬眼一看,所有人吃惊了,一座天生的石拱桥如横空出世般出现在面前。远远望去,天生桥的形状、构造与古今中外人造的石拱桥有异曲同工之妙,真乃鬼斧神工。应该说稍有地理知识的人马上就会想到这是一种喀斯特地貌的产物,鹅屋山里的石灰岩在大自然的作用下形成了溶洞,而溶洞周围又坍塌了,仅仅留下了它顶部的天花板部分,也就形成了所谓的“天生桥”。问题是这样的天生桥,出现在云贵地区可以算是常事,但在华北地区就很罕见了,更令人惊叹的是桥洞基本是一个很标准的圆弧状,简直是世间奇观。

天生桥的桥面是自然形成的5米左右的石头路,高低不平,两面都是深不见底的山涧,好在桥上生长有各种各样的树,有树可握,虽挡不住心跳,但避免了危险。十多分钟的胆战心惊后,总算过了桥,回头一看才发现同来的一个朋友却始终没有敢越“雷池”一步,而是孤零零地一个人留在了桥的那头。

过桥是为了到另一头的桥下,这样才有机会从正面近观这座天生桥的全部。它飞跨于南北两座危崖之间,厚约6米,跨度约50米,最大高度约150米,号称北方最大的天生桥。再往地下看,桥似乎又是从脚下的乱石草丛中生长而出,亘古万年地屹立在那里,等待着有缘人的到来。

原路返回时,大概是因为走过一次,有了胆量,只见天空白云飘动,身边清雾惊衣,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归来。几件红衣绿裳擦肩而过,那是又一批慕名而来的赏桥人。我就想,由于交通的方便,今后来天生桥的人会越来越多,希望它永远保留天然的本色,不要增添人为的痕迹。



鹅屋天生桥 本报记者 冯振堂 摄